

进攻

瓦·雷扎奇著

選 歌

〔捷〕瓦·雷扎奇著
翁 文 达 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Václav Řezáč

Nástup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3 年俄译本转译

进 攻

原著者 [捷] 瓦·雷扎奇
翻译者 翁 文 达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3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14 5/8 插页：2 字数：303,000

1961 年 5 月第 1 版

196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3·1723

定价：(八) 1.45 元

內 容 提 要

一九四五年，德國法西斯軍隊被蘇聯紅軍击潰、捷克斯洛伐克全部國土解放之後，與德國接壤的捷克邊區也就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這部小說中所描寫的，便是捷克人民怎樣在邊區跟德國法西斯殘余分子、本國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投機分子作鬥爭，怎樣在祖國複雜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在祖國邊區的土地上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家園。

小說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捷克普通人民的形象，他們忠誠愛國、勇敢堅毅、勤勞朴素。尤其是奉命去接收邊區的共產黨員巴加爾，他具有堅強的党性，緊密依靠群眾，不怕任何困難，忠心耿耿，為建設邊區而艰苦奋斗。在黨的領導下，在蘇聯軍隊的協助下，捷克人民終於在祖國的邊區建立起新的秩序，满怀信心地朝着未來美好的目標迈步前進。

第一章

淡紅色土壤的蛇麻草田和電綫杆子落到後面去了。崎嶇不平的碎石路，時高時低地蜿蜒起伏在山岡間。地平綫上，青色的天幕正在破裂，正在消失；群山漸漸逼近。陌生的、神秘的邊區映入眼簾。它好象剛從無限深廣的地下冒出來，有的地方被熹微的晨光映照着，泛出淡紅色，有的地方，還是黑魃魃的。趕路的人們興奮地朝四周張望，他們似乎覺得這神秘的邊區里每個角落都在向他們召喚。

瞧瞧那邊，就瞧瞧那一個地方吧！陡峭的山坡上綿延着草地，一所所小農舍錯落其間。山脊上長着枝葉蓬鬆的森林，宛如黑蒙蒙的馬鬃。要是能在那里住上一陣子該有多美！就住在这間或者那間小屋里好了。遼闊的、香氣襲人的邊區，靜臥在陽光下，它是一切埋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沒有經歷過的生活的象徵。它的山谷和坡崖，安寧靜謐而又殷勤好客。至于忧虑和斗争，那还隱藏在前面呢。

“停一停吧，托尼克！”安托舒說着，又俯过身去，推了推駕駛員的肩膀。安托舒是个腰粗肩寬的人，矮矮的頸子上长着一个滾圓的头顱。这时候，他紧蹙着的低低的前額下那双烏黑的眼睛忽地变得奕奕有神了。

德尔涅茨关上油門，刹住車。坐在他旁边的巴加尔冒火了：

“怎么啦，每根路桩旁边都要停一停嗎？照这样，咱們永远也到不了啦。開車！”

“別瞎嚷呀，依尔齐，”安托舒兴奋地說。“这辆梅塞迪斯上的火花塞还一点儿沒坏呐。”

“火花塞倒是用得着的东西，”德尔涅茨支持他說，一面朝水沟边打倒車。一辆污漬斑斑的梅塞迪斯扔弃在水沟里，橫倒在密密丛丛的、开滿了五彩繽紛的春天花朵的野草堆里；沒有輪子的車軸上，机油閃着黑污污的、綠螢螢的光。德尔涅茨一面单手操纵方向盘，一面朝后看。不列顛軍隊非洲兵团的沙土色的制服映衬着他那晒得黝黑的脖子，显得黃黑分明。

安托舒跳出汽車，輕捷得象只皮球似地一纵跳过了水沟。德尔涅茨和巴加尔也下了車，抽起烟来。只有列依謝克一动不动地留在汽車的后座上，聚精会神地望着远方的群山，在沉思。

“小火花塞儿啊，簡直可以挂到聖誕樹上去！”安托舒站在梅塞迪斯上，高兴地嚷道。“这部引擎又多么好！咱們不應該放弃它，对嗎，托尼克？”

“行呀，我們装引擎，把你扔在这儿，”德尔涅茨說。

“等着吧，你以后再想起这部引擎，准会懊悔得揪头发的！”

“真該好好地教訓你一頓！”巴加爾說。“你一路上尽忙着拆人家扔掉的破汽車。”

巴加爾的嗓音是低沉的，仿佛他老是憤怒得喘不过气来似的。盖世太保的审問，集中營里操場上的点名和在監獄里度过的岁月把他的声带永远給损坏了。他弄熄香烟，把烟蒂头捏成个小球，好半天地用手指尖捻弄着。巴加爾的头发已經斑白，他的略現紅潤的臉上，有一道道粗大的皺紋。

身材細长、青筋綻綻的德尔涅茨，双手插在軍衣的闊腰帶上，两腿叉得很开地站着。薄薄的嘴唇銜着香烟。右边腰間——几乎已經移到肚皮上——揹着一支大手枪。黑色的厚实的皮枪套，在淡色的軍衣上，很显眼。德尔涅茨在想什么心事，臉上浮起阴險的冷笑。

“其实，你急着上哪儿去呀？”他反問巴加爾，緩緩地噓出一縷长长的烟。“你放心，我們会及时赶到的。我可是再也不着忙了，够了！現在我要自顾自舒舒服服的过活了。”他低下头去欣賞他那双稍微落上点尘土的黃色皮靴。“自顾自舒舒服服的过活！”他重复說，“安安靜靜的。”

他抬起头来，朝远方望了一会儿，手寬寬地一比划。

“瞧，万物皆备于我。你相信吧，我会在这里弄到許多财产。現在可以随心所欲了，我要什么，就問他們拿什么。光是解放，我可不滿足。”

巴加爾手里捻着烟蒂头，心不在焉地朝他看了看，說：

“首先應該把他們遣返，不过到时候再看吧。”

“遣返！”德尔涅茨冷笑一声。“您总是唠叨着遣返、遣返！先让他们替我们干些时候活，象我们从前给他们干活那样。遣返随时都来得及的。”

公路的下方有个村庄。阵阵微风从那还在熾燃的火灾场吹来窒悶的烟臭味儿。村子边上的房屋只剩下燒焦了的断墙殘壁；旁边，从前大概放鵝的小草地上，蹲着一辆焚毀的德国坦克。它那已被击毀的炮，依旧对着它当初准备伺击敌人的村庄。

忽然一辆卡車震耳欲聾地隆隆轰响着，一面又大声地鸣着喇叭，从村子里飞驰出来，以同样的速度风驰电掣般地从巴加尔和他的同伴们身边疾驰而过。車头上飄动着小紅旗；駕駛室里有張巨大的斯大林的象，用丁香花枝条儿裝飾着。車厢兩側，写着白色的俄文大字：“我們胜利了！”

卡車是运输汽油桶的。三只汽油桶上坐着紅軍战士；一个在拉手风琴，另外几个纵声歌唱。他们头上的船形帽滑到脑后去了，紅噴噴的脸龐上喜气洋洋。鉄桶的隆隆声盖过了歌声，风把勉强听得出的歌声断断续續地飄向远方。可是士兵們依旧放开年輕的喉嚨大声歌唱，竭力想压倒汽油桶的隆隆声。也許，这声音使他们想起一些偉大的战役中炮火的轰鸣吧。他们正是經過这些战役贏得胜利，并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

巴加尔兴奋得臉紅了，他揮动兩臂，用他那微帶沙啞的嗓子操着俄語喊道：

“你們好，同志們！”

可是他的祝詞被馬达的轰鸣和汽油桶的隆隆声淹沒了。

卡車消失在飛揚的塵土中；紅軍戰士們顯然沒有看到巴加爾。巴加爾的熱情也感染了德爾涅茨，他也抬起手，張開嘴，但突然間象想起了什麼，把嘴唇一撇，不去招手，却去揮散臉前的塵土。

一直靜坐在汽車里的列依謝克，大聲地打了個噴嚏。他跳起來，怒氣沖沖地高聲叫道：

“我們停着干麼？那個傻瓜在哪兒？我要趕路！”

“你這是怎麼啦？”德爾涅茨吃驚道。

安托舒喘着氣，喜洋洋地回到車上。他的帽子里盛着火花塞，胳膊窩下挾着從德國人丟棄的梅塞迪斯上拆下來的化油器。他不理會巴加爾的尖刻的批評，把這些戰利品放在車上。列依謝克平靜下來，重新坐下，怔怔地凝望遠方。

汽車終於開動了。穿過破爛簡陋的村莊。村里僅有泥灰剝落的圍牆和几間只剩得煙囪和燒焦了的斷垣殘壁的房屋……汽車重又馳上斜坡平緩的山崗。趕路的人都默不作聲，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戰爭結束時他們四個人正巧在布拉格的一個街壘中相識。當時，他們和別人一起竭力想擋住從莫特爾讓方面急急往布拉格潰退的德寇。這街壘是個堅固的碉堡，它的守護者也幾乎全由過去的軍人組成。他們有足够的武器：輕機槍，一箱手榴彈，火箭炮彈，每個人還有步槍和子彈。街壘的守護者們打退了敵人多次的進攻，其中包括坦克的進攻。但在第三天上，敵人集中火力方向他們展開炮轟。街壘里沒有地方可以躲避，他們只得抬着傷員和犧牲的戰友撤出街壘。

对侵略者的共同的仇恨使安托舒、巴加尔、德尔涅茨和列依謝克团结起来，进入街垒作战。但是各人憎恨敌人有各人的原因。巴加尔从前是个钳工，他从他父亲开设小钳工作坊的哥多宁迁到布拉格居住。但小巴加尔并不想望着做个独立经营的手工匠，他另有抱负。老年人说他“脑袋读书读糊涂了”，但巴加尔知道书籍教会他用与老一辈不同的眼光看待生活。他是个出色的钳工，但老板们不大欢迎他：做的活儿——倒是刮刮叫的，可是老板们背后议论纷纷，这种议论永远没好结果。总之一句话——他是个捣乱分子！他先是参加工会，后来又加入共产党。他常常被老板开除出来，又不能马上找到新的工作，赶到后来，他干脆就不找了，因为他已上了“黑名单”。那时候巴加尔便改做党的组织工作。为了勉强糊口的工资跟资本家斗争，罢工，开会，搞边区党报工作和不时地蹲几个月监牢——这便是他一九三七年去西班牙以前的生活。他在西班牙两次负伤，一九三八年初，他带着被子弹打穿的肺部回到祖国；他两次应征入伍，跟着自己的部队撤出国境。慕尼黑事件以后转入地下工作。希特勒匪徒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党的支部。巴加尔隐蔽了五年，一九四四年被捕了。他在柏林被判处死刑，接着被押到萨克森。在砍头以前他还得在萨克森待上一百天。巴加尔计算出他将在五月三日临刑。四月里，有一次空袭，牺牲了很多囚犯，却救了巴加尔：他从炸毁的牢房里逃出来，到了布拉格。

假如问德尔涅茨他对共产主义怎么看法，他会回答说：我们不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扼杀个人的主动精神。不

應該忘記，世界上一切重要的東西都是有天才、有本事的個人的努力所創造的。假如沒有他們，人類可能直到如今還是一群嗥叫的動物。關於這一點德爾涅茨在當時曾和他兄弟爭論過不少次。共產主義在俄國——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要知道俄國人在沙皇時代過着極其貧困的生活。他們要擺脫貧困，所以他們才決定集體地搞事業。老實說，他們還剛在追趕西歐，想成為象列強各國那樣的工業國。他們不能命令我們干什么，也不能強迫我們干什么，一切都應該按照我們自己的意志來搞，我們終會搞好的。要知道我們是有高度文化的民族，我們從來都以西歐為我們的目標。那裏有許多有學問、有進取心的人，即使單從這一點來說，西歐過去是，現在也依舊是個人主義的。

德爾涅茨自以為是個知識分子：戰前他是一家大紡織公司的推銷員，向零售商推銷公司的產品。他們四個人所乘的汽車是屬於他的。德爾涅茨耍了個小小的花招從德國人的征用中救出這輛汽車。他在登記表上寫道：該車出過事故，操縱器已失靈。這樣的汽車侵略者不要。

德爾涅茨的兄弟，已故的排字工人卡列爾，倒是個共產黨員。兄弟倆手足情深，十分相愛，然而政治觀點迥然不同。卡列爾即使在戰爭期間也不消極，他和巴加爾一起做地下工作。冒着生命的危險，徹夜不眠地排印傳單，用傳單給同志們送去真理的聲音，喚起他們戰鬥的勇氣和對勝利的信心。由於勞累過度、長期緊張和營養不良，卡列爾的職業性舊病——肺結核病突然發作。被捕以後，他受不起法西斯的鞭打和釘鐵掌的皮鞭的踢踏，不久就死了。但他沒有出賣任何人。為了紀念卡列爾·安東寧，德爾涅茨掩護了從德國逃出來的巴加爾，并

同他一起走进街垒。

那里有我的汽車修理厂，这是拿稳了的，安托舒心里想，而且还是头等的修理厂！在汽車服务业方面德国人并不是傻瓜。应该說，对于馬达他們是精通的，就是使用得不正当。制造精良的汽車，同时又屠杀人民——这怎么可能呢？你要么是个机工，要么是杀人犯！譬如，梅塞迪斯或 BMB，都是最优良的汽車，甚至比美国货还好。但与此同时，你想想吧，竟是焚毀的村庄，被絞死的人！这我怎么也鬧不清。

安托舒在捷克-摩拉維亞的汽車制造厂做技工。当希特勒匪帮开始向东方进军时，安托舒和許多别的修理工人被擄到靠近前綫地带去修理与苏联軍隊作战时毀坏的汽車和坦克。修理工人在自动枪手的監視下工作，夜里被关进营棚，也有人看守。三个月以后安托舒害了斑疹伤寒。亏得他有异常坚韧的体质，才沒有病死，可是人瘦得不象样了，連望他一眼都觉得可怕。“为了恢复健康”起見，德寇将他調回厂里。安托舒在街垒里用火箭炮彈击毀了德国坦克，跟希特勒匪帮算清了这笔帳。“这下子我的冤气出了，”安托舒对自己說，“从今以后我要象个人样地过活了。”六年的希特勒灾难，实在受够了，連想都不愿意再想起它。安托舒很想自己开一家修理厂，主要是为了早晚都能够摆弄摆弄馬达，看看各式各样的新牌子汽車。从布拉格来的一路上，不論什么样的被丢弃的汽車都使安托舒油然心动。他每次都硬要停車去看看还能捞些什么有用的东西。

四个人当中只有列依謝克一个人熟悉他們正往深处走去的边区。二十五年以前列依謝克生在此地,就是那边山区里,现在离那儿只一箭之遥了。列依謝克坐在車上思量着他是否能在干淨的小旅館里找到他的母亲。这旅館是他父亲在一九二五年造的,那时以为永久和平与幸福繁荣的时期到来了。他的父亲,从前的軍团士兵,是个怪人。他的性格中,既有随遇而安的适应能力和暴利的食欲,又对他所落户的地方的人怀着厌恶和憎恨。他认为自己是那种为自己的民族重新开发过去丧失如今收复的土地的急先鋒之一,但是娶了个德国女人,并且为他的德国顾客的舒适忙碌了許多年。

慕尼黑事件以后,老列依謝克象战士无力守住陣地那样离开了他心爱的旅館。他深信这是暫时的,他将重新回来。儿子跟着父亲一起走了,虽然心里不无慌張。对母亲他并不依恋:她从来没有特別关心过他。不过他的祖国語言倒既是捷克語又是德語,而且他又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边区和童年时代的伙伴——长头盔吉尔·馬盖和他的姊姊,黄头发的爱丽莎。母亲留在旅館里,用輕蔑的笑声送他們走。外乡佬(德国女人认为儿子也是外乡佬)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了,她想,财产全部属于她的了。

希特勒的侵略唤醒了老列依謝克的战士的心。他不甘心只当个布拉尼克^①郊区小旅館的承租人,不問政治的商人。他以确信德国人是无可救药的笨蛋的那种人的憨直,違犯一切禁令,在客人中間散布国外电台的报导消息,帮助躲避盖世太

① 布拉尼克——布拉格的近郊。——俄譯者注

保的人，最后，他自己也终于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在龐克拉采被砍了头。为父亲报仇的渴望逼得小列依謝克走进街垒。

……汽車在坦克履帶輾出来的乡間土道上疾馳，揚起尘土，在車轍凹槽上顛簸着。沿途經過的村庄似乎都已人死烟絕；路旁水沟里和远处田野上翻倒着丟弃的汽車。它們的样子引得安托舒直叹气。但德尔涅茨对他的請求只当作沒听见。

第 二 章

經過冷清清的乡村以后，他們觉得卡达尼这小城簡直象布拉格那样熱鬧、拥挤了。整个战争期間不曾修理过的、泥灰剝落的破房子，天窗里挂出白旗。苏联軍隊的輜重車队——矮小而耐勞的馬匹拖的大車队，在車轍纵横的馬路上轆轤地駛过。軍用汽車纵队停在寬闊的廣場上。汽車用小树枝裝飾着，写着“我們胜利了！”的标語。紅軍战士們趁休息的时候吸支自己卷的粗大的紙烟，听听手风琴。快乐的舞曲旋律向旧房子的阴沉冷淡的屋面飄去。德国人手臂上纏着白布带，垂倒了头，走来走去。开头的那陣强烈的恐惧已經过去，但他們竭力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注意。

乘車来到这里的捷克人觉得这里冷淡又生疏。除了列依謝克以外，他們大概都忽然想：“还是向后轉回去好些吧？”

为了浏览一下街景，德尔涅茨把汽車停在人行道边上一幢房子前面。寬闊的大門上挂的招牌，表明这里是家汽車行

兼修理厂。

一个矮壮个儿、穿着油渍斑斑的蓝色工作服的人走到汽车跟前来。

“要修理车子吗？请开到院子里去。修理厂在新来的、初出茅庐的捷克人的管理下刚刚开张！”

安托舒讷讷地问道：

“您的意思是说，这是您的修理厂？”

“难道我还说得不清楚吗？”那人回答。他说话的时候，秃脑袋上那对又薄又亮的大耳朵一耸一耸地动。“小心，别碰我，否则您也弄脏了！我，这么说吧，是这个厂刚变过颜色^①的经理，我的委任状连墨迹都没干呐。”

“这个人倒是会看风驶船！”安托舒说。“我们怎么，来得太晚了么？”

“在这儿，卡达尼，差不多什么都不剩了。光是从伐柯维茨，昨儿我们就来了十五个，每个人都已经弄到了一点儿东西。今儿早晨那个情形啊，看着都害怕！”

“我们打算留在卡达尼，蹩脚透了的小城市！”德尔涅茨不耐烦了，暴躁地说。

“平静点儿，先生，平静点儿，”初出茅庐的经理说。“否则的话怕要挨脖子拐。今天早晨十点钟起，我就是热爱本地的人了！”

“边区行政委员会应该在卡达尼，”巴加尔有意和解说。

“您不知道在哪儿吧？”

① 意思是他刚倒向共产党这边。——中译者注

“那就是！”那人指着通往城門的街道拐角上的一所房子給他看。“就在那邊，擠着一大堆人的地方。”

列依謝克留在汽車上——他的事情別人會替他办好手續的。本來嘛，他又不是趕着去撈別人的財產，他是回去接收自己的產業的。他是捷克人，旅館的合法主人，現在正是去繼承父親的遺產。

巴加爾、德爾涅茨和安托舒穿過擁擠的人群，從爭論得正起勁的人們中間登上樓梯。乍一看來，好象半個捷克的人都聚攏在這兒了。巴加爾的同伴們頓時覺得灰心失望了，他只好安慰他們一番，雖然他非常厭惡他們的貪欲。他說歸根結蒂，卡達尼有幾千人口，而聚集在這裏的捷克人總共才不過幾十人。但他心里再三的跟自己說：“慢着，得用別的办法對付這事情。他們這幫人本來就是到這裏來尋求優裕的生活的，現在又害怕會什么都撈不到。應該讓他們知道這種優裕的生活的真正意義，這就是你的任務。”

“這裏的邊區行政委員會主席在哪兒？”他們問樓上走廊里等候接見的訪問者們。

回答的是一陣含譏帶諷的言語。這些人都暴躁凶狠、猜忌多疑，每個人都惟恐別人搶到自己頭里去了，唯恐得不到他所期望的東西。

“我們都在等他。”

“瞧這起人，剛來就往前鑽！”

“請來排隊，歇口氣兒吧！”

“我們有公事，”德爾涅茨傲慢地說。

周圍的人哄然大笑起來。

“你們听阿，‘有公事’！”

“有公事的人我們見得多了！”

“戴上臂章就自以为了不起啦！”

“也許他們是送电报的吧？”

巴加爾气得滿臉通紅，捻着上衣的鈕扣。

“大概这里是走江湖的馬戏班子，你們在表演俗气的‘狂笑’吧？”安托舒尖刻地反唇相譏。

“你們自己才是馬戏班出来的！”回答說。

眼看着鬧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快要打架了。正在这时候，双扇門忽地打开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来到走廊上。他只比肩膀寬闊、身軀高大的巴加爾稍矮一点，粗壯的頸項上，大脑袋剃得光溜溜的，額角寬闊，顴骨突出。他的鼻子輪廓挺拔，嘴巴闊大，双唇坚毅地紧抿着。他身子微微向前傾斜，似乎在給自己开路，烏黑笔直的眉毛下，坚定的目光扫視了一下聚集在栏杆旁边的人們。但在他的眼瞳深处和嘴角上隱藏着微笑。这个人的臉是瘦削的、黃懨懨的，給人以重病初愈的大力士的印象。这样的人跟他嘻嘻哈哈开玩笑大概是不行的，工作起来他可以頂十个人，而且象泰山那样稳当可靠。

來訪的人都急忙向他涌去，圍住他，一下子七嘴八舌地嚷开了。那人越过众人的头頂向前方望了望，問道：

“你們都是已經来找过我的嗎？”

大家誰也不回答他，反而又一片声价嚷起来。

“凡是已經来过的人，”那人說，“就請等着回音吧。你們把自己的事跟我談过了的，就在这儿等着好了。你們看見的，我总共只有两个打字員，她們又离不开打字机。現在呢，朋友們，